

我愛附中

林穎珠 高十一班

Y. C. L. Susan Wu

二零一四年一月三十日

前言：附中教了我獨立和進取的精神。我在台大讀機械系時，八十位學生只有我一個女生。到美國來讀航空太空工程，情況也是一樣。一九六三年我在加州理工學院畢業，是航空太空的第一位女博士。最近我被診斷患有 **Alzheimer's disease** (老人痴呆症)，我會本着附中精神和疾病奮鬥到底！

附中精神除了樂觀、進取這些正面的精神之外，對我個人來說「不知難而退，不輕易放棄」更是重要。那是一九四七年春末的事，我進了和平中學（附中前身）的初二下。那時候學校很小，大概只有一百多人。

考完了大考，過了年，我們全家離開了青島，一上船就得到了二二八的消息，我們只好改去了天津住在我伯父家等消息。事件平息後，我們終於到了台灣，那時候已經是四月底了，到處都是綠油油的，和北方的冰天雪地真像兩個世界。

到台灣的第一件事就是我們上學，經朋友的介紹，我弟弟和妹妹進了離家很近的金甌小學，我進了和平中學（附中前身）初二下。我的級任導師是費琪，個子很高。我記得很清楚那時候是第二次月考剛考完，所以我必須拼命用功才行。費老師和各科的老師們談過我的情況，發現沒有太大的問題，只是英文有困難，因為我連字母都弄不清。

我弄不清字母的原因是我初一只唸了一個月，還沒考第一次月考，我父親就帶我去濟南看望一位病重的長輩，打算幾天就回青島。沒想到國共戰爭爆發了，鐵路被破壞，我們父女困在濟南，到第二年春天我們才回到青島。青島的櫻花剛謝，滿地都是花瓣，又美麗又淒涼。

回青島後，我母親立刻到文德女中去交涉我復學的事情，文德說沒有問題，但是一學年已經快要結束了，秋天我可以進初一，不需要再考試。我告訴我母親我不上學了，我小學同學都上初二，我上初一，那多丟臉！我母親被我逼的沒有辦法，只好同意我去考另一所女中（聖功女中）。我考上了初二的試讀生，因為我的英文幾乎是零分。

聖功女中是天主教學校，很多老師是修女，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。我們的英文書是從美國運來的借給學生用。但是書少學生多，好幾天才有機會把書帶回家一次，又不許在書上寫字，更是不方便。一學期結束了我對二十六個字母還弄不清，因為初二已經不教字母了，所以我的英文程度一直非常差。

費老師瞭解了我的情況之後，認為在最後兩個月內我沒有辦法跟上班。學校的規定是三門或更多的課不及格就要留級，費老師建議我放棄英文，只唸其它的課。我聽了費老師的話，暑假補考了英文就順利地升了初三。

留級一年也不能算是什麼大事，但是對我的打擊會很大，使我對自己喪失了信心。十三、四歲的孩子不懂什麼事，如果從初二就沒有了自信，我不敢想像會是什麼後果！從那個時候我變得很用功，並且難度愈大，我就拼的愈厲害。

我在加州理工學院讀博士學位的時候懷了孕，當時對我有很大的困擾。我相信我有能力和決心完成學位，但是完全不知道這樣對沒出生的孩子會有什麼影響，也沒有人有這經驗能告訴我。最後就決定如果身體不能支持，我就立刻退學，因為唸書是我的願望，但是做母親是我的責任。謝天謝地，孩子生下來很健康，老大的生日是七月二十五日，我有一個多月的時間學會了餵奶和換尿布這些最基本的。開學後，我回學校繼續讀博士學位，把孩子帶到住在學校附近的朋友家，大家共用一位裸姆。沒想到第二年老二也加入了我們的家庭，兩個孩子都是暑假出生，所以我一天的功課都沒有耽誤。

老二出生後不久婆婆從台灣來和我們一起住，從此解決了裸姆問題，一家祖孫三代其樂融融，家裏的事我不用管了，可以專心我的學業和事業。一九六三年我完成了博士學位，沒想到我竟是加州理工學院的第一位女航空太空博士。

二兒子出生之後我的體力急速下降，呼吸發生困難。看了醫生以後，嚇了一大跳，原來是心臟病。我從前不知道我有心臟病--兩個心房之間有一個大洞 (Atrial Septal Defect)。連生兩個孩子對心臟的負擔太大了，因此出了問題。那個時候心肺機 (heart-lung machine) 已經有了，可以把心臟切開，把洞補起來，問題是我沒有醫療保險，那年是一九六二年，只能等到我畢業後找到工作再說。

一九六三年正是美蘇太空競爭激烈的時代，加州理工學院的航大博士找事太容易了。但是對我來說活命是第一優先，因此我必須找一家公司能為我開刀才行。沒有想到我這種已經有病的情況叫 **pre-existing conditions**，很少保險有包括的。最後我是一家比較新的公司叫 **Electro-Optical Systems, Inc.** 找到工作。這家公司就在 **Pasadena**，所以我先生 (吳建民，也是附中高十一班畢業) 回來繼續他的學業也方便的多。但是工作題目是磁流體加速器 **magnetohydrodynamic (MHD) accelerator**。我從來沒聽說過這個名詞，更不要說知道該怎麼做了。就這樣我走進了磁流體工程的領域。

因為兩個孩子出生，我先生吳建民停學了兩年來養家，我畢業後開始工作，他回學校繼續讀他的學位。一九六五年他得到博士學位，我們一齊去了剛成立不久的田納西大學太空學院 **Th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Space Institute**。我們去的時候那裏已經有了一個磁流體發電 **Magnetohydrodynamic Power Generation** 的科研小組，我自然地也就加入了他們的行列。七十年代美國發生能源慌，政府擴大了在能源方面的科研經費，在我們學校建立了一個磁流體發電實驗室，我們這個小組後來擴張到一百多位員工。

在我五十五歲那年，我想再過十年就要退休了，這十年也是我最後的機會做另外的事。想了很久，我決定要嚐試另一條路，多體驗一些人生，我提早從學校退休，自己開公司。另一個決定就是公司做的事一定要和我在學校的科研領域完全不同，免得不清不楚，別人還以為我把學校的科研題目和經費拿出來給自己公司做。所以我決定要回到太空方面，這樣不但課題不一樣，經費的來源也不同，前者是能源部，後者是太空總署(NASA)和國防部，這樣什麼都分得清清楚楚。

公司叫 **ERC, Incorporated**，簡稱 **ERC**，就開在我們家的地下室。我已經退休的秘書答應每星期來工作幾小時，替我打字，**ERC** 就是這樣開始的。一九八八年三月十五日我從學校退休，三月十六日 **ERC** 開張。去年 **ERC** 慶祝了二十五週年，有員工八百人，每年的科研經費是一億美金，我是做理論研究的，不會動手，因此沒有產品。我們公司的網址是：<http://www.erc-incorporated.com>。

前面提到我有先天性心臟病，雖然在一九六四年補了心，但是年紀大了以後，肌肉鬆了，心臟裏面的疤干擾心臟的操作，經常出問題，像突然暈倒等現象。在兩仟年，我得了輕度中風，在醫院裏住了一陣子，醫生替我裝了一個心律調節器 (**pacemaker**)。那年我六十八歲，決定退休，公司交給大兒子管。

回想起來我這種「不知難而退，不輕易放棄」的精神是在附中養成的，附中！謝謝你的教育，我愛附中！